

# 中國鳴蟲與葫蘆

孟昭連 著



孟昭連 著

天津古籍書店



# 中国鸟虫与葫芦

孟昭连 著

天津古籍书店

中国鸣虫与葫芦

孟昭连著

---

天津古籍书店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15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瑞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5千字 印张:10.25 彩图16幅

开本 787×1092 1/32

印数:1—10000册

199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津新出图字(93)第001832号

定价:9.80元

## 自序

人们大都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有人描绘成“金色的”，也有人说成是“梦幻般的”；可惜我没有这种体验。除了连年的饥饿困苦之外，如果说我的童年生活尚有什么“亮色”值得回忆的话，就只有夏天庄稼地里蝈蝈的清亮的叫声了。至今还记得儿时炎炎的烈日下汗流浹背地蹲在豆棵里捕捉蝈蝈的情形。不过家乡不称“蝈蝈”，而称“蚰子”。这种自然界的小生灵虽非奇珍异物，却为自己的童年时代蒙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我生在苏北农村，家乡不是一个山青水秀，能培养人闲情雅趣的地方。所以，儿时捕养蝈蝈，并不是什么“回归大自然”的时髦行为，只不过小儿百无聊赖之际自得其乐的游戏罢了，因而从未产生过陶渊明先生“种菊东篱下”的悠然之慨；乐趣还是有的，那种清新恬淡，令人留恋的乡野之趣。后来年齿稍长，科学发达，现代化的农药将这些小生灵斩净杀绝，其后的几十年间，庄稼地里再也听不到它的叫声了。现在的家乡小儿，根本不知道蝈蝈是何物，没听到过它的叫声，更没见过它的身影。

后来到了天津，才知道幼时的爱物在北方并未灭绝，也才知道喜养蝈蝈不止我辈乡村幼童，城里人更甚；且不分老幼，愈是老年人兴致愈高。而且他们畜养的鸣虫也不止蝈蝈，其他尚有十数种；至于其中的诸多讲究，也是我从来没想到。更使我惊讶的是，这里有一批如醉如狂的鸣虫爱好者，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们对鸣虫的钟爱，为鸣虫花费的心思，

实在令行外人难以理喻，容易令人联想起宠爱小猫小狗的外国善男信女们。好在我还遗留着幼时的兴趣，不是“行外人”，对他们的“怪癖”行为颇为理解。不仅如此，在与津门鸣虫爱好者的接触，我又增长了不少知识——如果这些也算作“知识”的话；而且进一步萌发了要写一写的念头。恰在此时，我结识了天津玩虫的朋友王强君，在他的一力撙掇下，我开始收集有关资料，开且象作家创作一样“深入体验生活”，终于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写出了这本《中国鸣虫与葫芦》的小册子。

畜养鸣虫是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历来这项有益的活动被人视作“玩物丧志”、“不务正业”之举，实乃一大误解。其实“玩物”不一定“丧志”，“丧志”也并非全因“玩物”，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尤其是畜养鸣虫不象以斗虫相搏那样有破产招灾之忧，是一项纯粹的娱乐活动，对陶冶情操、丰富业余生活有重要作用。记得有人说过，人是应该有点情趣的；如果这点情趣也没有，人的一生也就差不多了。当然，情趣也是需要社会环境的。近年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情趣渐浓，各种“宠物热”勃然而兴，鸣虫畜养这项最具“民族特色”的娱乐活动也日见活跃。本书的写作，正是顺应这种趋势，意欲为愈来愈多的鸣虫爱好者提供某些指导。不过说实在话，我对畜养鸣虫虽有兴趣，经验却不多，书中所写，除了个人的点滴体会之外，多取自他人的经验；而且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少好的经验还没有写进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本书的另一部分内容是葫芦。之所以将葫芦与鸣虫合写在一起，是因为葫芦可以范制成高级的葫芦虫具，用以畜养鸣虫。有清一代，我国的葫芦器工艺十分发达，其中就包括葫芦

虫具的范制加工。玩赏鸣虫,实际上也包括对葫芦虫具的玩赏。虽然葫芦的用途很多,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十分广泛,但本书重点写虫具,其他方面只是稍稍提及。

应该声明,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著作,借用了某些有用的材料,因体例关系,不能一一注明,只好在书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在此先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真挚的谢意!

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先生、李露露同志,以及山东临朐县葫芦文化展室为本书提供了部分照片和插图;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并致谢意!

孟昭连

于南开大学小平房

# 目 录

自序.....	(1)
鸣虫篇.....	(1)
一、鸣虫小史 .....	(1)
二、鸣虫的生物学特征.....	(16)
(一)生活史 .....	(17)
(二)孵化与蜕皮 .....	(17)
(三)交配与产卵 .....	(20)
(四)“居室” .....	(23)
三、鸣虫的习性.....	(24)
(一)食性 .....	(24)
(二)趋性 .....	(25)
(三)活动的昼夜规律 .....	(26)
(四)体色适应 .....	(27)
四、鸣虫的鸣声.....	(28)
(一)鸣虫为什么鸣叫 .....	(28)
(二)鸣虫是如何发声的 .....	(31)
(三)几种蟋蟀类鸣虫的鸣声分析 .....	(35)
五、鸣虫的捕捉.....	(39)
(一)工具 .....	(39)
(二)时间 .....	(40)

(三)捕捉方法 .....	(42)
六、鸣虫的挑选 .....	(44)
(一)品种 .....	(45)
(二)雌雄 .....	(45)
(三)形体 .....	(46)
(四)体色 .....	(47)
(五)老嫩 .....	(47)
(六)鸣声 .....	(48)
七、鸣虫的畜养方法 .....	(48)
(一)温度 .....	(48)
(二)喂食与饮水 .....	(53)
(三)饲料 .....	(55)
(四)不同的鸣声及其调理 .....	(60)
(五)装虫 .....	(69)
八、鸣虫的人工繁育 .....	(71)
(一)卵的孵化 .....	(72)
(二)幼虫的饲养 .....	(78)
九、蟋蟀类鸣虫 .....	(84)
(一)蟋蟀释名 .....	(84)
(二)蟋蟀的身体构造 .....	(86)
(三)蟋蟀的种类 .....	(91)
十、螽斯类鸣虫 .....	(102)
(一)螽斯释名 .....	(102)
(二)螽斯类鸣虫的常见种类 .....	(105)
十一、蝉类鸣虫 .....	(113)
(一)蝉释名 .....	(113)



(二)蝉的身体构造·····	(114)
(三)蝉的一生·····	(116)
(四)蝉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118)
(五)蝉的种类·····	(122)
十二、虫具·····	(124)
(一)罐·····	(124)
(二)笼·····	(127)
(三)盒·····	(130)
(四)管·····	(134)
(五)葫芦式虫具·····	(134)
十三、虫具的制作·····	(136)
(一)蝈蝈笼·····	(136)
(二)纸葫芦·····	(139)
十四、虫具常用硬木·····	(142)
(一)紫檀·····	(142)
(二)花梨·····	(143)
(三)红木·····	(144)
(四)乌木·····	(144)
葫芦篇·····	(145)
一、葫芦的名称与产地·····	(145)
二、葫芦的种类·····	(148)
(一)大葫芦·····	(149)
(二)亚腰葫芦·····	(149)
(三)扁圆葫芦·····	(150)
(四)长柄葫芦·····	(150)

(五)瓠子·····	(151)
三、葫芦的用途和价值·····	(151)
(一)食用·····	(152)
(二)药用·····	(156)
(三)乐器·····	(160)
(四)日常器用·····	(163)
(五)舟具和农具·····	(165)
(六)火器·····	(167)
四、古代的葫芦种植法·····	(169)
五、明清葫芦器·····	(172)
(一)明清之际的“匏器”·····	(173)
(二)清代的范制葫芦器·····	(176)
六、晚清以来的葫芦虫具·····	(190)
七、现代葫芦器和葫芦文化研究·····	(199)
(一)范制葫芦器及葫芦文化·····	(199)
(二)葫芦雕刻·····	(201)
八、葫芦虫具的种类·····	(204)
(一)本长葫芦·····	(205)
(二)范制葫芦·····	(208)
(三)勒脖葫芦·····	(211)
(四)火绘·····	(213)
(五)研花·····	(214)
九、葫芦虫具的范制与加工·····	(216)
(一)范制·····	(216)
(二)加工·····	(221)
(三)口、盖、蒙心·····	(223)

(四)泥底、铜胆 .....	(229)
十、葫芦虫具的挑选与保养 .....	(233)
(一)挑选 .....	(233)
(二)收藏与保养 .....	(237)
(三)葫芦“做老”的方法 .....	(238)
咏诗篇 .....	(241)
咏蟋蟀一 .....	(241)
咏蟋蟀二 .....	(252)
咏蟋蟀三 .....	(252)
咏蝈蝈 .....	(263)
咏蝉一 .....	(264)
咏蝉二 .....	(290)
咏蝉三 .....	(293)
咏葫芦一 .....	(307)
咏葫芦二 .....	(313)
主要征引书目 .....	(315)



# 鸣虫篇

## 一 鸣虫小史

作为一种精神娱乐活动，鸣虫的畜养和玩赏，在我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人类在刚刚步入自己童年的时代，就开始了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观察。不用说，他们也注意到昆虫鸣叫的现象。后来，这种观察不断被载诸古籍之中，内容十分丰富。我国古代最早一部诗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七月》）斯螽、莎鸡、蟋蟀都是鸣虫；“动股”、“振羽”都是鸣叫的意思。诗人还形象地描绘了鸣虫的叫声：“嘒嘒草虫，趯趯阜螽。”（《召南·草虫》）“嘒嘒”即是鸣虫的鸣叫之声。在认识到昆虫善鸣的同时，人们还注意到它们的鸣叫都是很有规律的，总是与一定的节令相联系。当阳气东来，天气变暖的时候，它们便生长发育，渐渐鸣叫开来；而秋尽冬回，严寒将至之际，它们便消声匿迹，无影无踪了。渐渐地，人们开始以昆虫的鸣叫作为判断节令的标志之一，所谓“立秋蜻蛚鸣，白露下

蜻蛚上堂”(《易通·卦验》)、“季夏之月，蟋蟀在壁”(《礼记·月令》)、“蜻蛚鸣，衣裳成”(《盐铁论》)之类，都是讲的这个意思。

除了发现鸣虫的叫声优美动听之外，古人还发现鸣虫有多子的特征。《诗经》的《周南·螽斯》篇云：“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这是一首祝颂诗，希望人家子孙兴旺。但为什么要以“螽斯羽诜诜兮”来起兴呢？原来古人认为螽斯“一生百子”，有很强的繁育能力，是多子的象征，以之喻人，便成了美好的祝福之辞。《三国志·魏·高柔传》有一篇疏文中说：“臣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所谓“螽斯之征”就是指的的多子多孙。基于这种观念，我国春秋时就有人畜养鸣虫，以寄托子孙繁盛的愿望。唐代陈藏器《本草》还记载了畜养之法：“五月五日候交时收取，夫妇佩之，令相爱媚。”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到螽斯，就是作为一种媚药来记载的。古有“螽斯衍庆”之说，认为螽斯的鸣叫声能给人带来喜庆，其寓意也是因为上述原因。当然，这时人们畜养鸣虫还算不上一项精神娱乐活动，而是出于自然崇拜的心理，没有什么感情上的因素。以鸣虫寄托情感，出现在《楚辞》里：“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于西堂。”诗人以深秋里蟋蟀的悲鸣衬托自己的孤独心情。后来的文人如法炮制，写出一篇又一篇吟咏鸣虫之作，几乎全是托物寄情，抒发自己的各种情绪。

从玩赏的角度畜养鸣虫，出现在唐代天宝年间。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王

仁裕是五代人，距唐不远，所载是可靠的。据此可知，为“夜听其声”而畜养鸣虫先起自唐代宫中，后来又传入民间。“夜听其声”与“令相媚爱”不同，完全是一种精神娱乐活动，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功利思想。这里说宫女们是以“小金笼”做虫具，可见她们在物质上是很富有的。然而物质上的富有毕竟不能代替精神上的满足。她们虽然衣绫罗，食珍错，其实情感上是很空虚、贫乏的，人人都有满腹的怨恨。封建帝王虽只一人，却有“粉黛三千”事之，究竟能有多少宫女有幸于皇帝呢？简直太少了！绝大多数宫女被禁宫中，一辈子守活寡，心中的悲苦和幽怨是自不必说的。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一首《白头吟》，写尽了她们的哀怨之情。用金笼畜养一只小小的蟋蟀，放于枕畔，夜听其声，表面上看是一件幽雅之事，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寄托。蟋蟀鸣声悲切感人，以之相伴度过漫漫长夜，聊以自慰，这就是唐代宫女畜养蟋蟀的真正动机。养蟋蟀取乐，不止宫女，王公富豪也极有兴趣，不过他们养虫不是为了欣赏鸣声，而是观其斗姿，以之赌钱。顾文荐《负暄杂录》云：“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可见蟋蟀竞斗亦始于唐代。“庶民之家皆效之”说明唐代民间也已经开始了畜养鸣虫的娱乐活动，且较为普遍。详情如何，因缺乏这方面的史料，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会用“小金笼”之类的高贵虫具畜养，也不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愁苦，主要是从鸣虫的叫声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作为生活的点缀。除了蟋蟀之外，唐代还盛行玩赏鸣蝉。每年夏天京城长安都有人沿街叫卖鸣蝉，并为它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称曰“青林乐”。长安人买后养于笼中，挂在院里，听它一阵阵的叫声。还有人将蝉握在手中，令其鸣

叫，以鸣声的长短赌输赢。

自唐之后，养虫之风渐盛。南宋奸相贾似道就是以养蟋蟀而闻名的，被人戏为“蟋蟀宰相”。前方打仗吃紧，他却置军国大事于不顾，躲在杭州西湖畔的半闲堂里“与群妾踞地斗蟋蟀”。不过贾似道对蟋蟀颇有研究，并不专为斗蟋蟀取乐。他写的一部《促织经》，虽字数不多，却是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蟋蟀的专著。其中讲到蟋蟀的喂食、调养、锻炼、治病、疗伤等具体方法大概多是他的“经验之谈”。书中均是谈斗蟋，没有专门讲到蟋蟀的鸣叫。不过宋代民间还是畜养鸣虫的，《毛诗陆疏广要》载：“樗鸡，东西京都尤多，形类蚕蛾，但头足微黑，翅两重，外重灰色，下一重深红色，皆具腹大。今小儿夜亦养之听其声，能食瓜苋之属。”这里说的“樗鸡”，即纺织娘，至今仍为南方人所喜养。

明人无论畜养斗虫还是鸣虫，都比前代有所发展。有明一朝，宫中、民间都继承了前朝遗风，仍大斗其蟋蟀，尤以宣宗朝最盛。明宣宗朱瞻基是个“蟋蟀迷”。他做皇帝的时候，蟋蟀竟成为皇宫贡品。他曾对苏州知府况鍾“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很不满意，下令要他再运一千个至京，还再三叮咛“不要误了”（见《弇州史料》）。皇帝令下，各级官吏便不惜劳民伤财，以讨皇上欢心；老百姓则因此大受其苦。据说当时还出现过卫中武弁“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袭者”（《万历野获编》）的荒唐事。当时有谣谚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同上），对这位“蟋蟀皇帝”大加讽刺。清代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促织》，写的就是出现在宣宗朝因进贡蟋蟀而发生的悲剧故事。皇上喜斗蟋蟀，民间亦不示弱，尤其在北京。袁宏道的《促织志》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均载：“京师人至七八

月间，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江南亦渐习此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近日吴越浪子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其所以如此，在于斗虫既能以勇武悲壮的格斗厮杀给人以无限趣味，又能以资相赌，为一些人带来意外之财，所以引得那些有钱的达官显贵，贪婪的市井小民，乃至乡间妇妪、里巷小儿，皆趋之若鹜，纷纷加入到斗蟋大军中来。但斗蟋蟀毕竟不完全是一种娱乐，它背后隐藏着一定危险。富豪之家当然可以“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并不在乎；平民百姓或许因此而倾家荡产。所以至明末的一段时期，曾因斗蟋引起“贵游至旷厥事，豪右以销其资，士荒其业”（《帝京景物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度衰歇。

与斗虫相比，鸣虫有其益而无其害。它以鸣声娱人，又无破财之忧，所以更得文人雅士和一般民众的喜爱，且一直常盛不衰。明人畜养鸣虫有两大进步，一是鸣虫的品种大大增加，二是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所谓品种增多，是说除了蟋蟀之外，其他善鸣之虫亦成了人们的玩物，扩大了趣味范围。袁宏道《促织志》在介绍斗蟋的同时，最先提到了蝈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线娘。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下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少时读书杜庄，晞发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鹤唳，不能及也。”看来这位明代诗人对蝈蝈的叫声是很欣赏的，而且引起了对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另外也写到金钟：“又一种亦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见暗则鸣，以明则止。两类皆不能斗，故未



若促织之盛。”刘侗《帝京景物略》记之更详：“然嬉之虫，又不直促织。有虫黑色，锐前而丰后，须尾皆歧，以跃飞，以翼鸣，其声蹬棱棱，秋虫也。暗即鸣，鸣竟刻，明即止。瓶以琉璃，饲以青蒿，状其声名之，曰金钟儿。有虫便腹青色，以股跃，以短翼鸣，其声聒聒，夏虫也，络纬是也。昼而曝，斯鸣矣；夕而热，斯鸣矣。桔笼悬之，饵以瓜之瓢，以其声名之，曰聒聒儿。其先聒聒生者，曰叫蚂蚱，以比于聒聒，腹太似，恨騫；翅太似，恨长；鸣太细，恨细。有蟋蟀者，蝟也。马螂蟋者，蝉也。名以听者之所为情，寂寥然也。鸣盖呼其候焉。三伏鸣者，声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凉，鸣则凄短，如曰‘秋凉，秋凉’。取者以胶首竿承焉。惊而飞也，鸣则攸然。其粘也，鸣切切，如曰‘吱，吱’。入乎手而握之，悲鸣有求，如曰‘施，施’。促织之别种三：肥大倍焉者，色泽如油，其声‘呦，呦，呦’，曰油葫芦。其首大者，声‘梆，梆’，曰梆子头。锐喙者，声‘笃，笃’，曰老米嘴。三者不能斗而能声，揜于养者，童或收之，食促织之余草具。”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看出人们对鸣虫的兴趣，已从原先的促织（斗蟋）、蝉、纺织娘几种，扩大到蝟蝟、金钟、吱啦子、知了、油葫芦、梆子头、老米嘴，计八九种之多。作者也是一个对蟋蟀深有研究的人，他继袁宏道之后，也写过一部《促织志》，对蟋蟀的产、捕、辨、材、斗以及繁殖等问题有详尽论述。上述这段记载，同时也见于这部《促织志》中。他对不同种类的鸣虫在形体、鸣声、习性等方面的差异，观察细致准确，描述得十分形象、生动。应该说这是他在总结了明人畜养鸣虫的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明代宫中除了大玩斗蟋之外，还继承了前代关于鸣虫多子的观念，以鸣虫作为生育的活教材。明太监刘若愚的《明宫史》有载：“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保为侣，或不